

坤齋日抄

乾

番外書冊

和書門	一八	一〇	類
函號	二〇	二〇	
架	二	二	
冊	二	二	

內閣文庫	二〇	二〇	和書
函	二	二	
架	二	二	
冊	二	二	

漫筆

隨筆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8880
冊數	2	( 1 )
函號	212	214

212-214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坤齋日抄卷上

古者以銅為兵

西島長孫述

左傳僖公十八年鄭伯始朝于楚子賜之金  
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鑄三鍾杜注  
云古者以銅為兵況者以為金者五金之總名  
鐵亦可謂金銅恐不可為兵余云鄭以楚金鑄鐘  
則金之為銅明矣古者以銅為兵器有明證在



烏漢書食貨志賈誼諫云錢輕則以術斂之重  
則以術散之貨物必乎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  
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注如淳曰古者以  
銅為兵秦銷鋒鐃鑄金人十二是也陶弘景刀  
劍錄夏禹子啟在位十年以庚戌八年鑄一銅  
劍長三尺九寸啟子太康在位二十九年歲在  
辛卯三月春鑄一銅劍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  
以三年歲次丁巳採北祗銅鑄二劍吳王孫權

以黃武五年採武昌銅鑄作千口劍萬口刀階  
王度古鏡記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劍長四尺東  
觀餘論銅戈辨云夫兵器率用利鑊而此戈乃  
銅為之又今人得古刀劍矛戟矢鏃之類率皆  
銅者按太史公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收天下  
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  
應劭注曰古者以銅為兵又按春秋傳僖十六  
年鄭伯朝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



無以鑄兵遂以鑄三鐘杜預注曰古者以銅  
為兵夫五金皆金也然秦之金人及古鐘皆用  
銅則秦所銷之兵與楚盟鄭母鑄兵之金皆銅  
可知矣應杜之說誠然又按山海經中山西二  
百里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璞傳曰此山出  
赤銅色赤如火以之作刀切玉如割泥周穆王  
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劍者也越絕書  
曰赤莖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谷涸而出銅改

治用以為純鈎越王勾之劍近汲冢中得劍一  
長三尺五寸乃今所名為于將者亦闕五皆非  
**鍊**明古者通以錫雜銅為兵器也又按刀劍錄  
夏少康二年商大甲四年冬鑄銅劍一其文曰  
定光則古之兵器用銅蓋無疑矣况銅為物至  
精不為燥溼寒暑變節不為凡雨暴露改其形  
確乎有常若士君子之行是以昔人上之又况  
形范正工治巧火齊得剝脫砥礪其銘至



美是接以上東觀  
餘篇

割玉雖楚鐵劍之利亦亡以加顧三代金工鍊  
液之法亡矣今人所不能為也古兵用銅而後  
世不復為者亦矣足怪郭子章劍記云廣異記  
唐武勝之知靜江忽見灘上雷公踐雲逐小黃  
蛇使人視之乃一銅劍有文曰許旌陽斬蛟劍  
晉書太康二年汲郡冢中得銅劍一長三尺五  
寸書目江淹銅劍讚一卷齊永明中有人得銅  
劍淹序而攢之東坡集宋郭祥正遺古劍二于

東坡詩以為謝一雙銅劍秋水光兩首新得  
爭劍芒云云宋供奉官鄭文嘗官于武昌江岸  
裂出古銅劍文得之冶鑄精巧非鍛冶所成宋  
范致明岳陽風土記云瀕江水退渙人於沙磧  
得箭鏃甚多形制不一皆銅為之歲有得十數  
者足以見前代爭戰之衝也夢溪筆談云古劍  
有沈盧魚腸之名沈音湛沈盧謂其湛然黑  
也古人以劑銅為及柔鍊為莖榦不尔則多折



按考二記五分其金而  
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  
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  
之艾戟之齊參分其金  
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  
設者以金為赤銅則  
古者以銅造兵其証晰

折物理小識云鉛錫入赤銅而熏煉之其利鋒  
乃出今又有作銅刀者入錫則響凡響銅磨之  
即可剔頭贊寧曰煉時童男女以水灌銅自  
分兩股凸起者牡凹者牝也于將莫耶以此分  
半以沈方二氏之言觀之則銅自有煉法而可  
為兵器非常銅之所能為也又按韓非子十過  
云趙襄子云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  
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公官令舍之堂皆以鍊銅

為柱質君蒞而用之鍊銅可為兵可以見也

### 霞

原希翊曰邦俗以霞為靄誤矣霞者所謂日燒  
也朝燒謂之朝霞晚燒謂之晚霞田家五行云  
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又云朝霞暮霞無水  
煎茶余按朝霞則雨暮霞則晴實如田家五行  
之言韋叟詩有報雨早霞生且唐俗亦有朝燒  
晚燒之語司空曙詩晚燒平蕪外朝陽疊浪東



李獻吉晚燒吟云早燒不出門晚燒行十里楊  
用脩乃丹林初曉清霜重紫谷斜陽亦燒微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丘光庭並明書云視其文勢子字後人加之耳  
按上文云吾黨有直躬者此即攘羊者之子也  
但云其父攘羊而證之于文自是今更加子字  
翻使不安必非游夏之文余按淮南子汜倫訓  
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文亦有子字則子

字似不出于後人丘說恐鑿

坡公有琴瑟驩

坡公待酌酒與婦飲尚勝俗侶對又云小兒不  
識愁起坐牽我衣我欲嗔小兒老妻勸兒癡兒  
癡君更甚不樂復何為還坐愧此言洗盞當我  
前大勝劉伶婦區區為酒錢此等外如赤薛賦  
斗酒謀婦室家琴瑟之驩可想見矣獅子吼之  
輩豈無慙汗洽背乎



戴式之詩

歸田得語云戴式之嘗見夕照映山峰巒重疊  
得句云夕陽山外山自以為奇欲以塵世夢中  
夢對之而不愜意後行村中春雨方霽行潦旋  
橫得春水渡傍渡之句以對上下始稱然須實  
此境方見其奇妙余按此說溪石屏續集云  
三山宗院趙用父問近詩因舉今古一憑欄夕  
陽山外山兩句未及對用父以利名雙轉轂對

上句劉叔安以浮世夢中夢對下句遂足成篇  
和者頗多僕終未愜意都下舍李好漁王深道  
意鳴道相與談詩僕舉此說鳴道以春水渡傍  
渡為對當時未覺此語為奇江東夏潦無行路  
逐所打渡而行溧水界上一渡渡一渡時夕陽  
在山分明寫出此一聯詩景恨不與鳴道共賞  
之是戴氏所自記宗吉之怪不待多言

詩題的對



五  
韋蘇州詩頌有府舍月遊李空曰詩歌有山園  
梅集天生的對

子莫

孟子曰子莫執中朱注子莫魯之賢者也按說  
苑脩文篇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  
之恆何如顓孫子莫曰公孟不知以告曾子  
然則孟子所謂子莫者顓孫氏其人欤敢質識  
者

陸放翁名字

四朝聞見錄及梅磻詩話七脩類藁群談採餘  
堅瓠集等皆曰陸放翁名游字務觀母夢秦少  
游而生故以秦名為字而字其名也然本傳不  
載此事聞見錄又云或曰公慕少游者也恐不  
免臆度矣要之好事者之語不足取信也按因  
學紀聞云列子曰務本游不如務內觀陸游字  
務觀本此王伯厚亦宋人此說可從



提三尺

石林詩話云楊大年劉子儀皆喜彥謙詩以其  
用事精巧對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不  
以楊劉為過如彥謙題高廟云耳聞明主提三  
尺眼見愚民盜一坏每稱賞不已多示學者以  
為模式三尺一坏雖是着題然語皆歇後一坏  
事無兩出或可畧土字如三尺律三尺喙皆可  
何獨劍乎耳聞明主眼見愚民尤不成語余教

見交遊道魯直語意不可解蘇子瞻有買牛但  
自指三尺射鼠何啻挽六鈞亦同此病六鈞可  
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劍字此理甚易知也按池  
北偶談云唐詩空聞明主提三尺宋人云三尺  
乃歇後語此說非是予按漢書高帝紀吾以布  
衣三尺取天下師古曰三尺劍也韓安國傳所  
云三尺亦同而俗本或云提三尺劍、字後人  
所加耳提三尺三字全用班書語安得謂之歇



後陔餘叢考亦引高帝紀云鹿門此詩正用漢書成語非杜撰也王趙二家說出唐氏之究一洗可謂無遺憾矣然吳虎臣能改齋漫錄九卷已引漢書紀使詆石林敬後之說則此說不叙于王趙二氏學者不可不知也胡宿詩三尺休彈上客魚又本於唐氏也

對語

良齋雜說云對偶之句有可喜者云云皆可解

頤而莫妙于王介甫三光日月星劉貢父對以四始夙雅頌或出五行金木水火土丘機山對以四位公侯伯子男幾于絕矣余亦戲倣顰云四代虞夏商周三王禹湯文武又作一對云三王禹湯文武五子周程張朱

田雞

朱新仲瀟山集淮人多食蛙作詩示意云田間有鳴雞意謂田雞是蛙而未得確據後續四朝



聞見錄云杭人嗜田雞如南宋雜事注炙即  
蛙也有舊以其能食害稼有禁以上十字雜憲  
聖渡南以其酷似人形力贊高宗申嚴禁止之  
今之今二都人習此此字下不能止售者到至作  
剗冬瓜以實之莫諸食蛙者之門謂之送冬瓜  
因乞田雞之義瞭然蘇蒙又夢梁錄三十諸  
色雜買條云又有挑擔檯盤架買賣江魚石首  
河蟹河蝦田雞等物并水淡綺蛙時有青筋如

瓜者唐人謂之田雞尤賞味之本邦羽州米沃  
人亦好蛙名曰田鷄必食背有青筋者田鷄之  
名暗合田雞亦一奇也郭璞尔雅注云水鴨侯  
鰭錄云水雞共以其味名烏戲檢出食蛙事數  
條懶真子云僕任夏縣令一日會客於蓮塘上  
時苦蛙声坐中有州客乃長安人以微言相戲  
忘謂僕南人食此也僕答曰此是長安故事客  
曰未聞也僕取東方朔傳示之客始武帝欲藉



阿城以南盤屋以東宜春以西为上林苑朔陳  
以謂此地上宜薑芋水多蠶魚貧者得以人給  
家足無饑寒之憂師古曰蠶即蛙字似蝦蟆而  
小長脚蓋人亦取食之北戶錄云蛤臞注理如  
常法蛤即蛙也周書腐草為蛙陶注本草青脊  
者曰土鴨黑者呼為蛤南史下彬為螺螄賦云  
纒青拖紫名為蛤魚以諷令僕漢書言鄂杜之  
間水多蛙魚人乃不飢又宋書張暢弟為利犬

殺字從原本今  
按恐殺字訛

所傷醫云食蝦螯可愈而茅有雞色暢先食而  
茅方食果能愈疾即知前古之人食蛙久矣南  
楚新聞云百粵人以蝦螯为上味先於釜中置  
小芋俟湯沸殺蝦螯乃抱芋而熟謂之抱芋羹  
又云疥皮者最佳切不可脫去錦襖子尚書故  
實云百越人以蝦螯为上味疥者皮最佳故越  
人云不可脫去此乃錦襖子行營雜錄云馬裕  
齋知慶州禁民捕蛙有一村民犯禁乃將冬瓜



切作蓋剗空其腹實蛙于中黎明持入城為門  
卒所捕械至于庭公心怪之問曰汝何時捕此  
蛙荅曰夜半有知者否曰唯妻知公追其妻詰  
之乃妻與人通俾妻教夫如此又先往語門卒  
以收捕意欲陷夫於罪而據其妻也公窮究其  
罪遂寘妻并其夫於法墨客揮犀云浙人喜食  
蛙沈文通在錢塘日切禁之自是池沼之蛙遂  
不復生文通去州人食蛙如故而蛙亦盛人因

謂天生是物將以資人食也食蛙益盛西漢叢  
語云韓退之荅柳、州食蝦蟇侍云蝦蟇雖水  
居未得變形兒強号为蛙蛤於寶無所校居然  
當鼎味豈不辱釣罩余雖不下喉近又能精、  
嘗懼染蜜夷平生性不樂而君後何为甘食此  
秦豹按周礼蝮氏鄭司農云掌玄鼃鼃即蝦蟇  
屬云謂蝮今御所食蛙也漢書霍光使擅滅宗  
廟羔兒蛙不知古为上食也

能改齋漫錄引東  
皋雅錄又引漢書



之然則漢以來至 槁簡贅筆云霍山曰丞相  
尊亦食蝦蟇矣 擅滅宗廟羔兒蠅師古曰羔兒蠅所以供祭也  
蠅古者上以祭宗廟下以給食貨而退之云尔  
何耶白梁天和張十六蝦蟇詩云嘉魚祭宗廟  
靈龜貢邦家應龍為致兩潤我百穀芽蠹水  
族中無用者蝦蟇亦讀漢書不孰也可談云閩  
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蚧大蛙也寺塔記云左  
蛤像舊傳云隋帝嗜蛤所食必魚蛤味教逾教

千矣忽有一蛤推擊如舊帝異之冥諸几上一  
夜有光及明內及晚中有一佛二菩薩像帝悲  
悔誓不食蛤月令廣義晝夜令引晉書臧闔鳴  
蛙知昏文蛤注蛤吳人食者山谷詩炮蛙煎鱉  
薦松醪倪雲林秋容軒詩云村氓報本妙蓮華  
供佛燒香汲井花独有橋東白石叟依然傾酒  
食蝦蟇嶺南雜記云石蛤一名坐魚閩浙皆有  
之即蛙之大者耳重者斤許頃短身青黑色土



人連及食之不可脫此錦襖子言鯖云鱸与  
蝦蟇乃二種鱸青而小蝦蟇黑而大背有砵礪  
龜南人以为常饌蝦蟇不中食但可治教脹等  
疾昔人不能辨耳余按沈部十五九收宋司膳内  
人玉食批中有湖鱼田雞則宋人食蛙雖御膳  
亦供進 可謂已甚矣明人顧璘辨蛤和涇川  
公詩三十二云河豚自此賤况復淪鱼蝦明世  
亦重之

### 凍雨

人有以凍雨为冬月而者誤難騷云使凍雨兮  
灑塵注云江東人呼夏月暴雨为凍雨昭明太  
子錦帶書五月之凍雨洗梅樹之中火雲燒桂  
林之上人或據此为夏月之大雨亦誤其实通  
四時暴雨可謂凍雨淮南覽冥訓降扶風雜凍  
雨高注云凍雨暴雨也宜州家乘閏二月己巳  
朔晴中夜凍雨全月二十六日甲午晴接癸巳

李嶠青峯  
教作云他會凍  
雨氣



夜凍兩程嘉極富陽相廬道中早春即目寄兵  
中舊朋持云迴峰凍雨皆成雨出霧危巖半乞  
雲鏡漁益壬午元日雨雪流晏元獻公壬午歲  
元日雪詩次韻云九天凍雨合銀河一夜飛  
照玉河可見不必夏月也

紅樹

紅樹謂霜紅也司空圖碧雲蕭寺寄紅樹謝村  
秋朱文公秋山有紅樹忽憶野田中陸放翁青

林紅樹一川秋氣也又有為花樹者主維漢舟  
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去津坐着紅樹不知  
遠行春青溪不見人韓文公春風紅樹寫賦處  
似姑敦童作斃聲司空曙日暖風微南陌頭青  
田紅樹起春愁歐陽公紅樹青山日欲斜長郊  
草色綠無涯馮延登 洲景晴薰紅樹暖蕙風  
輕泛碧蘆低耶律楚材沈香亭小園紅樹太液  
池清映綠苔

春日  
宮体詩

毛奇齡碧蘿紅樹荆門春



是也

文選國讀本

大唐新語云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歎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乃言無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與班固事聞者揜口而笑由古多攷古質疑雅俗務言共引溫庭筠軋子果如新法言則古未文選作者皆載其字也鄒魚山先生刻

文選國讀本去字而載名於義虽無所害於學若好古之心不無遺憾矣

半子

猗覽察雜記云壻稱半子見吐蕃傳可汗上書昔为兄弟今壻半子也余按半子自唐人語也余庭薛事物異名壻半子引刘禹錫文嚴維詩老夫寧有力半子自成名

唐人刻意五言



唐人尤刻意五言詩中言及者為不斲也今指出  
于此方子賜喻兒云纔吟五字句又白教萱豔  
又貽錢塘縣路明府云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  
心又送吳彥融赴峯云上國諺將五字去全家  
便待一枝歸雪中寄殷道士云六出花邊五字  
成杜荀崔云一生看老却五字未逢知又云孤  
寒將五字何以動諸侯又云名因五字得命合  
一言通衆說云清吟五箇字穩泛兩重湖殷文

圭寄賀杜荀崔及第云一戰平疇五字勞畫歸  
卿去錦為袍李洞寄南岳僧云五字句求方寸  
佛一條街壁面行蟬貫休云無端為五字五字  
鬢星、剪松云平生五字句一夕滿頭絲

### 子欲居九夷

子欲居九夷說者曰東方俗美故夫子欲居之  
也 本邦在東方則夫子欲居者豈在一本邦  
乎余按漢書地理志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



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言浮於海欲居九夷  
有以也夫說者之言或援此欲然有君子居之  
何陋之有之語則非東方俗美故夫子欲居之  
也畢竟夷國在東方故以自國之所近而言九  
夷耳浮槎之嘆亦濱海之國故也

紫彭亨

山谷得君家冰茹白銀色殊勝堪裏紫彭亨又  
張以寧錢舜奉畫紫茹之江南堤裏紫彭亨標

致錢郎巧寫生不知彭亨為何義意謂菜中之  
菠稜得諸頗稜國而信化為菠稜則茄子豈得  
其種于彭亨國乎後讀韓文公以初悟彭亨是  
膨脹之省字而形容茄腹之脹滿如肥肉也城  
南縣句云苦聞腹膨脹又石鼎聯句云豕腹脹  
膨脹陸務觀新作火閤云中安煮藥膨脹鼎又  
形容之語

井



本邦俗字井中加一點作井字取以石投井之  
義器物中有井盖大者而盛下物少許有投石  
於井中之象然此字亦有所本矣宋周去冰嶺  
外代答俗字云研東敢切言以石擊水之声也  
又湧幢小品云井東敢及以石投水有声也

東西晴雨

閩東諸州得西風而晴東風而雨閩西及乞唐  
土亦有相似續博物志云閩東西風則晴東風

則兩閩西、風則雨東風則晴

赤字

赤地赤族赤貧赤股赤手赤裸赤脚皆謂空  
無物也 本邦俗語有赤空言赤他人赤下手  
等可謂的当字義

素絲五純

五純五緇五總諸家皆云合皮之處所謂縫界  
余家藏一羊裘濱松炭所賜也閱歲已久毛頗



脫落仔細視之其所縫合不知幾十張因悟千  
金之裘非一狐腋之語今羔裘之所縫合僅  
五張則非裘之美者節儉正直於是乎有

東涯詩有所本矣

韋莊詩青州從事來偏熟泉布先生老漸慳東  
坡詩豈憶青州六從事化為烏有一先生陳與  
義詩不煩白水真人力便有青州從事來共出  
于韋句東涯先生詩青州從事吾知己白水真

人久絕交又有所本矣

潘閻詩

東坡言少年時嘗過一村院見壁上有所云夜  
涼疑有兩院靜似無僧不知何人作也余見之  
竇以不知其人為遺憾焉後讀老學庵筆記始  
知潘道遠作又讀南濠詩話得其全篇意如  
不世之寶矣詩話云東坡嘗過一僧院見壁上  
云夜涼疑有兩院靜似無僧坡甚愛之不知何



人作也劉孟熙霏雪錄偶二句似唐人語予近  
閱潘閬集見之始知為閬夏日宿西禪院作詩  
云此地絕矣蒸深疑到不能夜涼如有兩院靜  
若無傍枕潤連雲石窗明照佛燈浮生多賊骨  
時日恐難勝通篇皆妙但坡以如為疑若乃似  
与此不同潘道遠名閬錢塘人知不足齋叢書  
集作如有兩若無傍  
疑似二字坡公改之

灘

邦俗指大洋為灘考字書斷無洋之義增韻瀨  
也廣韻水奔流只集韻音罕水濡而乾也是皆  
瀨之義謂淺流也漪蘭戾詩雲濤出沒遠州灘  
山根泰德詩周灘三百里蕪海一孤舟可謂溪  
用

剃眉

本邦女子既嫁削去眉毛俗謂之元服猶男子  
加首服未知其所起也余偶是始于画眉者古



者画眉先削眉画以墨後或有中饋紛然兒女  
成行既削而偶<sup>有</sup>不畫者遂因循为俗歟于今  
宮人貴女以墨點額为楚宮揚眉之狀謂之掃  
眉乞古之遺風也然削眉者而可不削者尚如  
此良可笑矣唐俗亦削眉画以墨故有十樣眉  
等名削眉画眉之事見於猗覺寮雜記云婦人  
削去眉画以墨蓋古法也款名曰黛代也滅去  
眉毛以代其慶也

髡頂物

邦人剃頂髮興于足利氏之末以于戈日尋戴  
兜鍪如中冠不堪鬱蒸也東西考云男子髡  
頭削髮海國聞見錄云男未帶以挿刀髡鬚而  
雜頂額皆謂今之野郎頭因謂徐文長詩威島  
彈丸髡頂物敢驚沙上一鳧鷗似謂和寇者髡  
頂物盖謂邦人也髡頂物字甚奇

婦人爪痕



唐山婦人不剪爪甲海國圖見錄載 本邦婦  
人爪甲無痕惟恐納垢之耳則唐山婦人有甲  
痕可推知也按譚賓錄云錢有文如甲跡者因  
文德皇后也武德中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  
此四字及考坊政陽詢所為也初進樣后搯一  
甲跡因是有之此事溫公考異雖所不取考異  
卷九  
云薛瑄唐聖運圖云初進璫樣文德皇后搯一  
甲故上有甲痕焉凌瑄唐錄政要云寶皇后搯  
寶后已崩文德后  
未立今皆不取 亦可為唐山婦人不剪爪甲

之証東坡物類相感志亦有滌甲痕之法則素  
不乏其証也

### 脩文殿御覽

東涯先生秉燭譚云脩文殿御覽一千卷梁時  
所輯意為太平廣記事文類聚之類見於具平  
親王弘決外典抄引用書目之中又記改元考  
書中亦有之為 本朝前代通用之書而不聞  
今行於世矣中華之書無言及者也余按通史



略載脩文殿御覽三百六十卷北齊祖孝徵撰  
繼古叢編云修文殿御覽有花生香一門又丹  
鉛錄宛委餘編雅俗摭言等皆引用之則非唐  
土之書無言及者也可謂千慮一失矣

煖笙

槁簡贅筆云笙中有簧以火炙樂家謂之煖笙  
陸魯望贈遠信云妾心冷如簧時望君煖亦  
巧於用韻政陽公書懷感寄梅聖俞云寒篁暖

鳳嘴銀甲調鴉弦宋無官詞云薰妒宿得沈香  
火暖却春纖暖玉笙元李孝先信煖笙初學鳳  
綿蠻肥後秋子羽青樓曲云公子將歸還炙笙  
炙笙即煖笙也若改作煖笙有典據更妙

款乃

款乃渙歌也述願菴居士集有款乃認歸樵之  
語樵歌亦可為款乃

祖述



豹隱紀談云杜工部詩云髮短何勞白顏衰肯  
更紅鄭都官云衰髮霜供白愁顏酒借紅白太  
傳云髮為愁先白顏因醉後頽陳后山云髮短  
愁催白顏衰酒借紅語意相類必有定其優劣  
余按東坡云衰顏借酒紅本祖隋尹武別來常  
侍時衰顏倚酒紅然改倚為借更覺有味可謂  
述者勝作者

述者不如作者

賈島云隋柳入唐疎傳若金云六朝烟柳入唐  
荒可謂述者不如作者

### 八表

天祿識餘云禮年八十有秩故以八十為八表  
言鯖云禮年八十而有秩故以八十為八表今  
七十六十五十皆稱表非也又七十一謂之開  
八表如第八卷之初辰一帙也閩粵人七十一  
方慶七十以是年正足七十若正七十距生年



止六十九耳六十五十皆如之似亦有理余按  
礼王制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然则九十可  
称九秩不止八十不知秩秩帙衰四字可通用  
共谓书帙非秩膳之義畢竟十年为一衰尚如  
书藉十册为一帙故六十一可谓七衰七十一  
可谓八衰 本邦人六十一方庆即言籍所谓  
闽粵人七十一方庆也实可谓庆六十然不庆  
七十一而庆七十者又所谓若正七十距生年

六十九耳不可谓庆七十也七十八十亦可庆  
七十一八十一也今標渚沈以为證容斋随筆  
云白公诗云已闻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  
闲第七秩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元日诗  
也又一篇云行闲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注曰時  
俗謂七十以上为闲第八秩盖以十年为一秩  
云司馬溫公作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云歲曆  
行闲九秩新亦用此也訂詒雜錄云業自六十



一案上有白与容高同故不錄 至七十俱可称七袞自七十  
一至八十俱可称八袞司馬溫公作慶文潞公  
八十會致治云、是也後世祝七十寿曰開七  
袞八十寿曰開八袞非是近見一書謂礼年八  
十而有秩改称八十为八袞六十七十不得称  
袞其說尤非原注袞秩袞 雲谷卧餘云今人賀  
寿者七十曰七袞八十曰八袞按字書袞与秩  
帙曰書衣又書卷編次也与年寿絕無涉不識

称者何居因觀白樂天詩年開第七秩屈指數  
多人自注云余与潁州劉郎中壬子歲今年六  
十二又詩行開第八秩可謂尽天年注云時俗  
云々字書訓秩字与帙同又与秩同唐蕭至忠  
傳官秩益輕是則袞帙秩皆可通为一義而  
白詩所引則謂過此而及彼若繡書帙然也信  
如此解則称慶七十者當云八袞八十者當云  
九袞乃与古语合第如其年而称之殊未宜也



尚書孔序

孔安國尚書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說者以為、隸古定用隸書寫古文定之也要未為穩雲谷卧餘云為隸古定其語不明余謂定其可知為隸句古定、字譌或是字、否則書字蓋以伏生之書比對科斗字然後定其可知誤為今文而古之科斗

文字亦不可不傳乃舊竹已朽則更以新竹簡摹之以存古制也然則後世因伏生而識科斗書亦希世之功矣是悅有理可據老學庵筆記云孔序言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隸為隸書古為科斗蓋前一簡作科斗後一簡作隸書狀之以便讀誦此說亦有理惜未明了

鴈有靈性

禮三年問云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群匹越月



踰時鳥則必及巡過其故鄉翔回鳥鳴兮鳥蹶  
蹶焉蚶焉然後乃能去之是言飛走之大其  
性情有近于人也就中陽鳥之有靈性非餘鳥  
之比嘗試舉其一梅澗侍話云遠山允裕之樂  
府換真兒注云乙丑歲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  
獲一雁殺之矣其脫網者悲鳴不能去竟自投  
於此而死予因賈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為  
微号曰雁丘群談採餘云雁諸書止言知時鳥

也行有先後故以之執贄以之納米未言其義  
近見吾友王天兩云一張姓勇獲一雁置於中  
亭明年有雁自天鳴亭雁和之久而天雁遂下  
彼此以頸絞死於樓前因名樓曰雙雁秋坪新  
語云景州李鏡亭嘗得一雁蓄之庭雜鷺鷥中  
甚馴擾一日雁群過空中所蓄雁昂首長鳴倏  
一雁飛落蓋其北也交頸宛轉鳴声啞相應  
答如訴離愁如語久別而乍相親嗒也久之乃



同去明年雁來前蓄者自投下啞々向鷺鷥群  
如道故者至前所嘗栖食愛徘徊顧視復升  
堂入戶周歷數遍見主人出伸頸鼓翼嘹長鳴  
依意遲迴之態如不勝逾刻許乃翩然而起追  
逐其群去一時觀者莫不嘆異合而觀之人之  
不耻陽鳥者幾希矣

畢方

襄三十年左傳鳥鳴于亳社如曰譖々甲午宋

大災余按此鳥恐乞畢方鳥東京賦注畢方老  
父神如鳥而足一翼者常銜火在人家作怪災  
也柳州有逸畢方文序云永州元和七年夏  
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過三月乃止  
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慶老弱燔死農不爨  
夜不燭皆列坐屋上左右視不得休蓋類物為  
之者訛言相驚云有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  
章義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



方見則其邑有譎火若今火者可謂為歿注  
神異經云漢武帝時有獻獨足雀東方朔曰所  
謂畢方鳥也又引淮南子云木生畢方注畢方  
木之精也狀如雀青色赤文一足不食五穀注  
所引二書共不言為火妖然此鳥為木精木生  
火所以為火妖也又按朱國禎滄幢小品六卷云  
張惠德州人少以孝義稱過沅陵見居民延燒  
數百家皆云有惡鳥啣火即為文檄城隍神責

之翌日惡鳥死於江乞亦畢方鳥也邦俗云願  
尾鳶飛翔則主有大災豈亦畢方之類歟

以塔代墳不可妄用

葛原詩話云塔素梵語可用於仙家之事而故  
翁詩有雲迷江畔屈原塔花落空山夏禹祠矣  
邦人如用之为一矣種耳然塔即言墳於義無  
害後編云放翁云、根據于東坡屈原塔詩也  
以此例之李白墳作李白塔林逋墳作林逋塔



何為不可余按徐乾學禮通考卷八塔漢之  
條云薦唐書杜鴻漸休致後病令僧剃頂髮及  
卒遺命其子依胡法塔葬不為封樹冀類緇流  
物議哂之又云肅王詳德宗第五子也建中三  
年十月薨時年四歲廢朝三日賜揚州大都督  
上追念無已不令起墳墓詔如西域法議屠造  
甄造塔禮儀使判官司門郎中李石上言曰墳  
墓之義經典有常自古至今無聞異制屠甄起

塔始於天竺名曰浮屠行之中華竊恐非禮况  
肅王天屬名位尊崇喪葬之儀存乎簡冊舉而不  
法垂訓非輕伏請準令造墳庶遵典禮詔從之  
孟郊詩云送陸暢歸湖州因憑歌故人皎然  
塔陸羽墳又帝京景物畧云少師姚廣生不冠  
而髡不受賜第而寺處葬不墓而塔由是觀之  
塔字用捨可知矣西湖志有慶忌塔之事是後  
人之所為而實非慶忌之墳烏湖壩雜記以



春秋時未有浮圖葬何以塔非慶忌也明矣畢  
竟後人哀屈慶二子不得其死而為建墳墓素  
浮圖輩之所為而執此 邦之某供養塔某菩  
提塔之比如李白塔林通塔不可妄用

落日兩竿

葛原詩估又云日幾竿字人唯用諸日出然日  
入時亦有用之宋賀鑄烏江伎殘日兩竿荒戍  
遠青山滿眼故園非余亦有所以繫于此唐杜

牧齊安郡中偶題云兩竿落日溪橋上半縷輕  
烟柳影中韓偓守愚詩云一畝落日園隙地半  
竿斜日界空牆吳融使殿候對云待得華昏春  
夢覺半竿斜日下廂風又宋張文潛詩斜日暮  
竿眠梳晚春收一眼去鳧寒

春立

葛原詩估又云國歌立春為春立詩用春立字  
楊升菴歲暮詩云村燈社酒簇辛盤春立是也



臆已殘以此例之立秋亦可作秋立余按不特  
秋立又可作夏立宋朱翌立夏前一日登馬氏  
山亭詩忽驚夏向明朝立為原詩後編云前  
編澄春立引楊升菴詩先此有孟浩然用春立  
字云迎氣當春立承恩奏雪未余又有所作  
于此薛能詩春立窮冬後陽生舊物初

### 百壽圖

退私錄云世有百壽百福等之圖未詳其所起

楊文懿公集中有大壽記是或人之所珍藏大  
書一壽字、中畫以小壽字填之豈朕于成化  
間乎。余按湧幢小品卷二云大壽字一軸御史  
張敷之家藏者張始祖曰子成賢周景瑞氏景  
瑞無子不產遺之此亦其一自子成傳六世至  
敷書画多嘉腐此貯神龕中得獨完取而裝潢  
字崇四尺有七寸廣殺其寸之六楷俸黑文其  
点畫中皆小壽字白文一一作別体滿百無一



曰者觀之則百壽之起于明可知矣然讀書敏  
求記而壽固一卷百壽字紹定己丑靜江令史  
涓刻于夫子岩正德丁卯昆明趙壁又得二十  
四卷編成一書可謂每卷不具矣紹定印宋理  
宗年号然則所濫觴已久矣

人不可以不學

人不可以不學昔人曰人而不讀書則二毛叟  
不如白面書生顏氏家訓云齊孝昭帝侍妻太

后疾容色顛頽服膳減損徐之才為灸兩穴帝  
握拳痛爪掌心血流滿手后既痊帝尋疾崩遺  
詔恨不見太后山陵之事其天性至孝如彼不  
識忌諱如此良由無學所為若見古人之熾歎  
母早死而悲哭之則不發此言也孝為百行之  
首猶須學以脩飾之况餘事乎余云後漢郭巨  
欲埋子而養母明江伯兒祈殺子而愈母疾皆  
孝于母而不慈于子實毀人倫之大者也不亦



不學之過乎行餘學文聖言至矣哉

坡公詩文有所脛胎

坡公考焦山編長老辟詩譬如長鬣人不以長  
為苦一旦或人問每睡安所措歸來被上下一  
夜著無處展轉遂遠晨是出于鍊因山蘇深所  
載蔡君謨事落第尔为中酒味是出唐李廓落  
第詩氣味如中酒赤髯賦水落石出于政公  
醉翁亭記山間明月江上清風一段趣意出于

太白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志林云江山風月  
本無常主閑者即乞主人出于樂天詩勝地本  
來無定生大都山屬愛山人湧幢小品卷十云  
後赤髯賦結語七字同李翱解江靈止改一夜  
字曰閑可見大才如公猶有所脛胎也

伊洲歌作者

打起黃鸝兒一篇全唐詩活為金昌緒作四溟  
詩活為蓋嘉運作唐詩選為無名氏作散問熟



○并非金昌緒  
暨無名氏也

是答云是冰蓋嘉運詩唐詩紀事注顏陶取此  
仍為唐類詩一作蓋嘉運伊州歌者非也然此  
詩為嘉運所進偏入樂府後乃誤為嘉運作耳  
知新錄云燕在闕唐絕句選凡例云律詩不可  
作絕句樂府源流不可不參訂也唐人樂府多  
取名人詩歌詠間有用律詩四句集為商調曲  
不過集孤為裘之意前五疊為歌後六疊為入  
破其立名有伊州涼州水調種々不同然皆商

調也如蓋嘉運所進伊州曲第四歌用闕說黃  
花成四句此乃沈佺期詩也後人竟作蓋某絕  
句以此二書疑團水叙亦一快也

褐

宋俞琰席上腐談云幽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  
歲鄭氏云褐毛布也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  
卒歲愚按孟子云視刺萬乘之君如刺褐夫以  
褐夫對萬乘之君亦言貴賤之殊耳褐乃編象



粗短衣不黃不皂賤者之服非毛布也褐字從  
衣毘字從毛鄭氏以褐為毘遂云褐毛布也毛  
布乃今之斜毘價貴於苧麻多矣此豈賤者之  
服名義考云褐說文編象鞮也馬絡頭也亦謂  
之馬衣賤者編象為衣寬大有似鞮故曰褐寬  
博毛布以禦寒何取於寬博哉今士子出身曰  
粗褐言去賤而將貴也若毛布則屬也亦謂之  
毘其字從毛康成杜預諸人皆從鞮然則子朱

子孟子注以褐為毛布承鄭氏之誤也褐所謂  
不黃不皂茶褐色者即柿油色之類素賤者之  
服色以之稱賤者猶蒼頭青衣之比也按潘岳  
藉田賦被褐振裾注褐鹿布也荀子大畧篇衣  
則豎褐不完注豎<sup>褐</sup>童僕之褐為賤者之服可以  
証矣因悟世說雅量篇王僧弥曰汝故是吳興  
溪中釣碣耳碣當作褐亦卑賤之稱

象眼當作相嵌



宋趙希鵠洞天清錄云余嘗見夏琬戈於銅上  
相嵌以金其細如髮夏器大抵皆然歲久金脫  
則成陰竅以其刻畫成凹也相嵌今訛為商  
嵌訛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筠廊偶筆云少宰  
孫北海先生承澤家藏古玉劍一魚鴈劍一又  
小劍一上刻延陵季子之子劍以黃金嵌之合  
而觀之相嵌古之遺製也 邦俗作象眼音之  
訛當作相嵌

中元供祖先以雞冠花

邦俗中元祭祖先必供雞冠花唐土亦然楓憲  
小牘云雞冠花中謂之洗手花中元節前兒童  
唱賣以供祖先夢梁錄七月十五日條下云雞  
冠花供奉祖宗謂之洗手花

薄而觀之

僖二十三年左使勇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  
浴薄而觀之杜注薄迫也余按淮南道應訓



云曹共公闚重耳駢脅使袒而捕魚設薄以觀  
之以薄為箔與秋文薄羞也曰可備一說又秀  
語曰曹共公亦不禮焉聞其駢脅欲觀其狀止  
其舍謀其將浴設微薄而觀韋注微敵也薄迫  
也此薄亦當從高誘為羞看

王荊公吝于改過

書云改過不吝語云過則無難改人孰無過  
而改之犹日月食何損明乎王荊公貽毀于千

載者職吝于改過之由矣邵氏聞見錄云王荊  
公共勇南豐平生以道義相附神宗問南豐卿  
交王安石最密安石何如人南豐曰安石文學  
行義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輕  
富貴不吝也南豐曰臣謂吝者安石勇于有為  
吝于改過耳神宗頷之此事又見後漢元豐類  
稿知邵氏語不妄今附其語過介南歸偶成云  
結交得無嫌忠告期有補直道詎非難盡言竟



多迂知音尚復然悠悠誰可語吝于改過隱然  
自見

棍徒

文恭遺子載老棍克棍之事其義欠明了為可  
憾矣偶閱湧幢小品云白打即手搏之戲唐莊  
宗用之賭郡張敬兒伏以立功俗謂之打拳蘇  
州人曰打手能拉人骨至死之遲速全在手  
法可以日月計並亦用棍徒之說殆取諸此

又郝京山孟子說解培克培衰通聚斂也又培  
梧通棒也克勝也以威力勝人也貪而且狠猶  
俗稱棍徒云余得此二書疑業遷決

熠燿東南飛

李陵別蘇武詩云晨風鳴北林熠燿東南飛說  
者以為熠燿螢火是據函風東山篇熠燿宵行  
傳熠燿燐也燐螢火也余云非若以熠燿為螢  
火兩句各意語不聯屬蓋謂晨風毛羽鮮明只



也以熠耀為鮮明兒者依鄭朱說倉皇于飛熠  
耀其羽箋云熠耀鮮明也熠耀宵行集傳云熠  
耀光不定只宵行蟲名似蚕夜行有光如螢然  
則為形容之語不亦穩當乎再按以熠耀為螢  
火亦形容之語而已傳云有鸞其羽白鳥鶴  
是又以死字為活字用

欵識

余垂髫時戲學鉄筆以阴阳文叩諸一印家荅

云是名欵識余又正諸一書生書生云欵識者  
直指印而言也是名陰陽文然疑團未解後讀  
史記封禪書云汾陰巫錦為民祠魏睢后土宮  
旁見地如鈎狀培視得鼎大異於衆鼎文綉  
無欵識注韋昭曰欵刻也索隱曰識猶表識欵  
識注始見于茲而未得其詳後讀游宦紀聞云  
欵識分二義欵謂陰字是凹入者刻畫成之識  
謂陽字是挺出者邵氏聞見後因悟所謂白字



為款朱字為識彼印家以陰陽文為款識雖不  
無道理以款識為陰陽文則似款識特謂印  
文彼書生能知款識是通言而不辨印家所  
一向有陰陽二體而謂之款識凡讀書人潛心  
探索書中自有餘師焉後又得數書辨証昭晰  
要之款識本係鐘鼎銘志不啻印章矣今指出  
于此訂謬難錄云周夢賜曰博古圖古器俱有  
款識款偶陰字是凹入者識偶陽字凸出者款

在外識在內

孫按趙希鵠亦云古者款居外而凸識居內而凹

夏器有

款有識蓋無款有識一音志今人儻款識如  
見識之識已謬而又有以器物形象為款制者  
尤謬霽屑集云款識乃分二義款為陰字識為  
陽字所為識文款文亦不同識乃篆字以紀功  
所謂銘書鐘鼎夏用易篆周商則表書大篆秦  
用大小篆漢用小篆隸書三國隸書晉宋以來  
周楷書唐楷隸三代用陰識偶之偃冥字其字



凹入深以未或用陽識其字凸出乃花紋以為  
飾古器款居外而凸按古 識居內而凹按古 夏  
周器有款有識商器多無款有識賞鑒家須辨  
之

火主

失火家俗謂之火元唐土謂之火主見晉書五  
行志云義熙十一年京都大火王弘知天為之  
灾故不罷火主

麤手

邦俗謂楓為麤手以其形似也唐土人謂之雞  
脚樹亦以其似名焉

湯蝦詩

余初不悟唐詩鱸索蝦蛄鞠躬見湯王封作朱  
衣侯之語後閱堯山堂外記卷七 高則成六七  
歲穎異不凡隣有尚書某繖袍出送客則成適  
自塾歸時衣綠衣尚書呼語之曰出水蛙兒穿



綠襖美目躬兮則成應聲曰落湯蝦子着紅衫  
鞠躬如也尚書大騶異稱為弄童因悟彥溢語  
渭湯燥也

### 橫土立土

土性有橫有立閩西多橫土閩東多立土故閩  
東牛旁蘿蔔極長閩西者多短又可見土有橫  
立之性矣農人謂之立土橫土蓋辨之者甚希  
云後山淡蕞云田理有橫有已徑原奉今開原

本今按謂之立土橫土立土不可稱為其不停  
水也言籍云田地有橫土有立土西北橫土可  
以穴居山西多窰房即所謂陶後陶穴也立土  
不可穴居又不宜種禾江南又有斜土不畜水  
亦不可種乞亦老農之語

### 涎衣

邦俗以方幅繫小兒領下謂之涎掛唐俗亦有  
之歸淡雜字有領帶涎衣涎袖遺瀝諸名又言



籍云惺涎以方幅繫小兒領下謂之涎衣舜水  
涎倚又有護涎之名

懷中蠟燭

都下有鬻懷中蠟燭者是模西洋製者也嶺南  
雜記云西洋燭有大至十餘斤一對者以黃蠟  
煉迥色如白蠟柔潤耐点又有一種細如箸綿  
紫乃心盤折如膏環餽子欲点則引長其燭息  
則仍盤之可入中箱明而耐久

夜半鐘

張繼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歐陽公曰美則美然夜半非打鐘時此言一出諸  
說鋒起培擊殆至矣可見冥暗之所歸有過人  
必知之今摘錄諸說石林詩話云此詩歐公病  
其半夜非打鐘時蓋未至吳中今吳中實夜半  
打鐘風月堂詩話云唐張繼宿平望詩云姑蘇  
城外水永跡予覽南史載齊宗室讀書常以



中宵鐘鳴為限前代自有半夜鐘豈永辨偶忘  
之也江浙間至今有之字林新編云世疑半夜  
非聲鐘時某按周史文學傳丘仲孚吳興烏程  
人少好學常以中宵鐘鳴為限然則半夜鐘固  
有之矣丘仲孚吳興人而庭筠言姑蘇城外寺  
乃吳中舊事也能改齋漫錄云陳正敏遊齋間  
覽紀歐陽文忠訪活潑唐人夜半鐘聲到客船  
之句云半夜非鐘鳴時人偶聞此耳且之渠嘗

過姑蘇一寺夜半聞鐘因問寺僧皆曰分夜鐘  
曷足怪乎乃聞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惟姑蘇  
以上皆間覽所載予考唐詩知政公所撰乃唐  
張繼楓橋夜泊詩全篇云一此政公所撰也然  
唐時詩人皇甫冉有秋夜宿嚴維宅詩云昔聞  
元度宅門向會稽峰君住東湖下清風徒四壁  
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世故多離別良宵詎  
可逢且維所居正在會稽鐘聲亦鳴于半夜乃



知張繼詩不為誤歟公不察而半夜鐘亦不止  
于姑蘇如陳正敏說也又陳羽梓州與溫商夜  
別詩隔水悠揚半夜鐘乃知唐人多如此王直  
方蘭臺詩亦嘗辨論第所引與予不同唐漢  
詩話云六一居士詩話謂句則佳矣奈半夜非  
鳴鐘時然余昔官姑蘇每三鼓盡四鼓初即諸  
寺鐘皆鳴想自唐時已然也後觀于鵠詩云定  
知別後家中伴遙聽淮山半夜鐘白樂天云新

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溫庭筠云悠然旅榜頻  
回首無復松窓半夜鐘則前人言之不獨張繼  
也又皇甫冉秋夜宿嚴維宅云陳羽梓州與  
溫商夜別亦曰然則豈詩人承襲用此語耶  
老學菴筆記曰張繼楓橋夜泊詩之政陽公朝  
之之後人又謂惟蘇州有半夜鐘皆非也按于  
鄴懷中即子詩云遠鐘來半夜明月入千家皇  
甫冉宿會稽嚴維宅詩云此亦蘇州詩耶恐



唐時僧寺自有夜半鐘也七脩續藁云夜半鐘  
聲到客舫唐張繼之詩字林新編作溫庭筠冰  
也王直方詩治以金輪寺僧謙咏月而乃清光  
何處無喜極而夜半撞鐘予玄憚得句而撞鐘  
乃各時之事張豈無據而云即以僧強之事以  
鞅耶况寒山与金輪自非一地真可謂痴人前  
不說說夢矣及見中吳紀聞辨夜半之鐘實有  
茅惟姑蘓承天寺為然予復意 藝固蘓人而

寒山原非承天似亦未得其旨又讀墨客揮犀  
云古有分夜鐘蓋半夜打也至續南史丘仲孚  
傳每讀書以中宵鐘聲為限則思唐時半夜亦  
流古人分夜之打故于鄴有遠鐘來半夜皇甫  
冉有夜半隔山鐘非後世曉暮比也藝時承天  
寺尚尔也按即氏以寒山原非承天取中吳紀  
聞然墨莊滂錄云今平江城中從舊承天寺鳴  
鐘乃半夜後也餘寺聞承天鐘聲乃相繼而鳴



迄今如此審如斯言寒山亦待承天鐘鳴而打鐘也中吳紀聞說雞邊為誤且引丘仲字子為證實起于學林新編即氏以為已說不名誣乎又所引唐詩已經指出太抵明人隨筆多屬陳腐是其一也尤西堂及齋續說云詩人興到之言原不拘時刻而今寒山寺僧遂于半夜撞鐘蓋因張繼之詩而寔之也然則清朝亦有曉暮鐘而無夜半鐘也

再按樂天又有句云百尺禪菴半夜鐘

### 毋反魚肉

鄭玄曰及魚肉為已歷口人所穢也孔穎達曰魚肉與人同器若已齧殘不得及還器中余謂以已口所歷為忌則鳥獸魚蟹皆然豈特魚肉故姚舜牧曰毋及魚肉謂器中尚有餘不必以箸及撤而食之此說極是順庵木<sub>下</sub>先生云本邦之禮食魚者必止上面不敢翻裏面是與曲禮所謂毋及魚肉合矣而說者以為不及齧餘



殊失其義可謂妙解畢竟此篇係委曲後細之  
禮不必正禮曲宴獻飲之時或及覆其體則恐  
有貪食之嫌故以為戒而已欽定禮記義疏却  
以姚氏說為存異且下夾注云案此後及為翻  
古人牲體載之有序無可翻也乞以正禮解之  
似拘泥矣案晏子春秋雜上公遊於紀得金孫  
金下恐乃發視之中有丹書曰食魚無及勿乘  
有脫字乘駕馬公曰善哉知苦言食魚無及則惡其

鯨也勿乘駕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對曰不  
然食魚無及母令民力乎勿乘駕馬則無置不  
尚於側乎由是觀此為貪食之戒不須多言也

陸放翁為後賢所愛慕

李猷吉不讀唐後書不用唐後事然郊園省水  
詩云松菊陶元亮江湖陸務觀可見流風餘韻  
為後賢所愛慕如此孫按章居安梅洞詩治云陸  
聲之後山詩話載史相力薦放翁嗚呼其去  
國自乞臺評王景文乃云直翁未了平生事不

慕



了山陸務觀放翁見詩笑云我字務觀乃去  
声如何作平声押了迫時方蒙仲有奉張劉後  
村文稿教首为一絕云昔聞秦七白黃丸後有  
勿安与務觀、字作平声想後村見之亦發一  
笑然則李空曰以觀  
为平声亦可偶誤用

### 曼陀羅

邦俗偶斑文为曼陀羅按本州曼陀羅花條下  
時珍云曼陀羅梵言雜色也因悵曼陀羅洛有  
所出也

### 菽寺榭寺

陸放翁天彭牡丹傳云牡丹在中州洛陽为第  
一在蜀天彭为第一天彭之花皆不詳其所自  
出土人云曩時永寧院有僧種花最盛  
牡丹院趙師秀桃花寺仍云舊有桃花樹人呼  
寺故名江户菽寺榭寺亦此之類

### 二詩一意

范石湖丙午新正書懷云老境增年是減年方  
秋佳癸卯元日云不知最後屠蘇酒增一年欣



減一年二詩酷相似

凍湖見狐行方渡

柳巷談苑云諏訪湖凍時見狐行而人方渡雖  
車馬過之無復破裂裂唐國亦有相似水經河水  
注盟津河津恒濁方江為狹比淮滄為廣寒則  
冰厚教犬冰始合車馬不放過要須狐行云此  
物善聽水下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渡余按黃  
河渡水自冬至至立春前事見月令廣義云黃

河每歲過冬至而凍冰、厚則車馬競渡狐性  
疑而善聽每聽水聲而渡人必伺冰有狐臨始  
敢渡至立春前而冰解又按歲華紀麗注引述  
征記曰河水始合要狐先行方可渡余聞諸信  
人曰諏訪湖見狐行而渡水今無之唯見、渡  
者而渡見渡者冰理也狐聽水事唐詩姓、有  
之李高隱賦月照水池云鵲驚俱欲逸狐聽始  
無疑溫庭筠云疑怪聽水狐韋莊云聽水怯似



狐

鑲券

鑲券形樣書中未載其詳一日讀雲合身蹤太祖賜徐元帥鑲券條云那鑲券制度宛如大瓦一片面刻誥文背鐫免罪減死俸祿之數字畫俱把金來嵌成一片藏在內府一片給與功臣西邊相合因叫做鑲券這規矩紹依宋時賜錢鏐王的鑲券造成太祖特着使臣到浙江台州

錢鏐的子孫取樣鑄造的由是其形樣得以想見然釋史之言終難取信後以數書知釋史之言亦可信矣格古要倫卷五唐昭宗賜吳越武肅王錢鏐鑲券考云其券如高尺餘濶二尺許券詞用黃金商嵌一角有斧痕統筆乘云高皇帝即位二年八月大將軍取燕都諸郡早從原明年冬念功臣勞烈之多欲申山河帶礪之誓賜以鑲券下禮官議其制有奏唐和陵賜錢鏐



者其孫尚威因取為式其質鍊其形如瓦高一尺闊二尺左右二塊面鐫券文皆刻免罪俸祿之數券文嵌金故曰金書宋制高闊之制以公侯伯職之不同漸亦短狹緣其所始乃漢丹書鍊券之意格致鏡原朝制類鍊券條云漢繁露唐辛齊吳王堂新制鍊券半缺形如小木甌上有四竅可以穿條凸面鐫字臨金以煥之從奇異所記以想其制是券也鍊質金字本行正圓

而空虛其中鐫勒制文於外已乃用古傳別法中分其器而二之一以藏官一以授諸得券之人故今存於世者形如半甌正與契券兩別之理相應也此下引輯耕錄及古今事考錢氏裔孫傳鍊券事見於導拾古要論等日故不錄錢氏裔等今不錄出

考亭

周櫟園考影云予丁亥之春庚寅之夏兩過建



陽望文公讀書處去考亭里許又於山下諸生  
家見文公家譜中載所為考亭者其隣人某既  
葬其考作亭於山半以望其堂向公索名公即  
以考亭顏之復為書使懸之亭上則考亭與公  
何其予編檢公集公既未嘗以此自呼當時亦  
無以此稱公者後人第以公讀書處與考亭相  
近遂以稱之又有誤以考為攷者誤書可也以  
他人之考為文公之考不可也不可不辨標園

又著閩小紀云世以考亭稱文公予癸巳陪巡  
過建陽窳麻沙見晦翁後人所藏家譜知考亭  
是黃氏之亭後從徐存永得見黃詩按五季亂  
黃端子稜隨父禮部尚書入閩見建陽山水秀  
麗遂家焉子稜詩云青山木笏尚初官未老金  
魚是等閒世上幾多名將相門前誰有此溪山  
市樓晚日紅高下客艇春波綠往還人過小橋  
頻指點全家都在畫圖間歿而葬于三桂里子



稜乃築亭于半山以望其考因名曰望考文公  
居近其地也因以考亭稱之以地稱人可也以  
他人之考稱文公于理甚悖然公在日無以此  
稱之者後人誤謬急當改正按標園博洽且足  
踵其地為可信矣然四朝聞見錄云門人以考  
亭号先生世少知其然者亭為陳氏所造本以  
真其父之櫬葬畢因以為祀塋之所故曰考亭  
其後亭歸于先生以考亭於已無所預遂因陳

姓易名曰聚星參取漢史世說陳元方事之為  
一殿之為一園揭之於亭而門人稱考亭之号  
已久終不能遷易故今稱先生考以晦菴晦翁  
而考亭之稱亦並行云由是觀之考亭之稱固  
出于門人所以公之不自呼也標園之言恐未  
深考世之奉朱學者或不知之故拈出于此

鑄雞子

余曩讀唐詩駱賓王鑄雞子云幸遇清明節欣



逢舊鍊人刻花爭臉態寫月競眉新暈能空餘  
月詩成併道春誰知懷玉者含響未吟晨溫庭  
筠寒食日作後聯云窓中草色如雞卵盤上  
芥泥悞燕巢薛能晚春云画出鷄卵宜被襖鏤  
成雞卵有鞦韆當時不審鏤雞子事以為遺憾  
後澆荆楚歲時記清明條云鬪雞鏤雞子注云  
古之豪家食稱画卵今代猶染藍茜襍色仍加  
雕鏤遞相餉遠或置盤俎管子曰雕卵然取之

所以發積藏散萬物也酉陽雜俎云寒食賜近  
臣麥粥帖絲毬鏤雞子歲華紀麗寒食條云畫  
鴨注俗画鴨子以相餉鏤雞子之子於此祭蒙  
亦流書中之一適也

搗衣用石臼

余觀古画搗衣图皆用石臼双杵對搗而今之  
所為用短杵砧上橫敲大異古人矣曩時玉川  
蓮克寺村人富澤某得搗衣石臼係上世調布



進貢之具實數百年之物也因知古人所画之  
不誣矣考諸唐山亦復尔。清王崇知新錄云  
古人搗衣兩女對立執双杵如舂米然而杜工  
部詩新月猶懸双杵鳴今則橫敲也字彙云直  
舂曰搗嗚呼異域萬里古今習俗何相似之至  
于此

小兒嚏称德萬歲

知新錄云古人以嚏占吉凶邳風願言則嚏漢

藝文志有噴耳鳴六十卷宋王易燕北錄弇丹  
俗戎主及太后噴嚏近臣僚齊呼浴變離浴變  
離者如中國之呼萬歲也今人家小兒每嚏其  
母必呼千歲亦此意然則 邦俗小兒嚏則其  
父母必称德萬歲亦何相似之甚

大夫

邦俗申樂妓樂百戲有大夫之称不知所起盖  
足利氏之末申樂大行嬖竈之至有爵為大夫



者欽趙雲崧陔餘叢考謂鑿生稱大夫者起于  
宋朝引夷堅志張二大夫為証然不足以彼証  
此也按吳自牧夢梁錄十卷二妓樂條云紹興年  
。大夫間有張五牛因聽勦鼓板中有太平令或賺鼓  
板即今拍板大薈揚也又百戲伎藝條云  
今有金線盧大夫陳中貴等弄真得如真弄傀儡何  
其事之相似亦一活柄也

迂叟

能改齋漫錄載神宗嘗謂呂正獻公晦叔曰司  
馬光方直其如迂濶呂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  
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况光豈免此名  
大抵慮事深遠則近於迂矣願陛下更察之余  
因悟公稱迂叟蓋為是

沈李

魏文帝與吳質書云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  
寒水余以為沈李與浮瓜對取其清涼而已後



閱本草時珍云李味甘酸其苦澆者不可食  
不沈水者有毒不可食然則不壺取清涼食法  
為然

以數官稱人

明末之人有以數官稱人者院本國姓爺合戰以  
鄭芝電為一官國姓爺為三官田川七為衛門成  
功日訴狀有國姓爺船頭何官江戶八官町為  
母弟歸化人某八官之居云意當時邦人亦慣其

稱不甚怪焉今日思之終不以其既余深以為  
憾美或曰通事某云八閩人多以官稱然猶不  
解其故一日偶閱陔餘叢考乃其說不覺大呼  
曰吾以之字童在傍之子何學周朴乎余笑曰  
疑團水親故耳附見于此曰世俗以行相呼曰  
數官此亦最古梁書武陵王紀聞湘東王繹將  
討侯景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後紀為  
繹兵所敗繹將樊猛入其舟紀曰願送我見七



官唐摭言李舟与齊映友善映为将相舟以書  
典之猶曰十二官足下又按嶠陽記<sup>有</sup>歸化唐人  
陳九官郑次官江七官蔡三官吳泰官陸一官  
等共为明末歸化之人

矢口竹

俗傳矢口村新田明神祠前竹不放鞭於籬外  
子孫長守本處盖神靈之所为云余謂是  
足怪乎亦一種之竹耳此神靈爽如在豈借州

木而顯乎按李衍竹譜詳錄云慈竹又名義竹  
又名孝竹一叢多至數十百竿根窠盤結不引  
去他處四時出筍徑歲始成竹子孫齊家前地  
後引故以此名漢章帝三年子母竹生白虎殿  
前謂之孝竹群臣作孝竹<sup>竹下恐有脫</sup>唐明皇  
後苑有竹叢密不外出顧諸王曰父子兄弟相  
親当如此竹因号義竹<sup>明皇手見</sup>然則矢口之  
竹亦慈竹之類也



樵堂集

菜子青草木子云吾拾也拾蒼林君度先生藏樵  
堂集不知何許人也其法有曰耕堯田者有九  
年之水耕湯田者有七年之早耕心田者日  
豐年又曰東家富財車馬接踵西家富德風雪  
滿門又曰画工數筆術者片言僧道一經一咒  
動博千金文士刻精嘔血不博人一笑士賤何  
獨在秦教按此語載今所行樵談旧本每許樂

著許是南宋人子青以为不知何許人也教雙  
于博雅者

拳

五雜俎云後漢諸將宴 集为手勢令其法以  
手掌为虎膺指节为松根大指为蹲鴟食指为  
钩戟中指为玉柱无名指为潜虬小指为奇兵腕  
为三路五指为奇峰但不知其用法云何今里  
巷小兒有捉中指之戲乃取其邊意乎按揚海



一得引此條云又詳于五代史周紀注今時之  
拳是也謝在杭之時明朝亦失其傳乎然李日  
華六研齋筆記云俗飲以手指屈伸相博謂之  
豁拳又名豁指頭蓋以目遠視人為已伸縮之  
數隱機劇捷余甚厭之以其啟遷坐曉号之漸  
也然唐皇甫松手勢酒令五指皆有名大指名  
蹲鴟中指名玉柱食指名鈎戟無名指名潛虬  
小指名芥兵掌名虎膺指節名松根通呼五指

名五峰則當時已有此戲矣由是觀之雖其名  
則不知拳則有之且李唐人已有此戲而盛于  
五季歟奇峰作五拳似有道理

不借

能政齋漫錄云孫少魏東皋錄荆公詩窓明兩  
不借榻淨一蘧蔭古今注云漢文帝履不借以  
視朝齊氏要術云冬月令民作不借、草履  
也余考中華古今注云不借草履也以其輕賤



易得故人、自有不假借也然則循名以考實  
其義可信及觀揚雄方言乃云係作者曰不借  
此又何耶余謂陸放翁亦以不借對軍持五德  
志亦以為不借草履不待假借故名曰不借而  
儀禮喪服注繩蕪今時不借也疏云謂之不借  
者此凶履不得從人借亦不借人也此說恐  
屬牽強賤物不相假借之說似可從矣然方言  
以係作者曰不借則水乞輕賤易辨之物故通

雅以 不為羨聲如夫禕之夫借與鵲腊錯通  
聲周禮玉璽注有薄借綦即不借詳如此說以不  
假借為義者亦涉強解按天祿藏餘之音有仙  
人鳳子者欲有所度隱于農夫之中一日大雨  
有隣人來借草履鳳子曰他人草履則可借吾  
之草履乃不借者也其人怒罵之鳳子即以草  
履擲其化為雀飛去故名草履為不借說尤荒  
唐齊民要術作不惜蓋賤物不足愛惜之義一



不借也其說紛扈如此若稽古三為言固不足  
怪矣

崔為佳賓

潛居錄云昔有人好客夜夢有佳賓至喜甚詰  
且訊掃以待果有一客至談論甚肯已問主人  
平生何者最好主人曰好彈方取弓理弦客遂  
化為崔飛去後人因呼崔為佳賓是與仙人鳳  
子卓履之話同屬荒唐業許慎注淮南云賓崔

老崔也棲宿人家堂宇之間如賓客者也中華  
古今注云崔一名佳賓言常棲宿人家如賓客  
也此說為正

檀弓句讀

檀弓孔子既得合葬於防之孔子先及門人後  
兩甚至陳澔注甚句至句以至為門人至誤矣  
家語云孔子先及虞門人後兩甚至墓前呂覽  
氏乃甚說兩乃大至史記竟使舜入山林相視



孫又撰說苑建本  
篇有世太子者國  
之基也之語蓋  
后王石王等一例之  
語

原隰雷雨大至毛公詩傳夜暴風雨至皆以至  
字屬兩可以見也

世子

孟子滕文公為世子注世子太子也蒙引云世  
子太子也或謂天子之子為太子諸侯之子為  
世子非也周公立教世子之法成王亦稱世子  
則世子太子諸侯之子通稱矣故曰世子太子  
也後世乃分郝京山曰古世與太通余按衛人

太叔儀左傳或作世叔儀鄭人子太叔論語作  
世叔可見古世太通蔡氏以為世子太子諸侯  
之子通稱矣以世與太並稱誤甚

黑瀨川

重修臺灣府志引裨海紀遊云海洋汎舟固畏  
風又畏無風大海無櫓搖棹炭理千里萬里祇  
藉一帆耳自大臺放洋後初渡紅水溝再渡黑  
水溝臺灣海之惟黑水溝最險自此流南不知



源出何所海正碧溝水獨黑如墨勢又稍窪故謂之溝廣約百里湍流迅駛時覺腥穢襲人余聞之八丈島海程有黑瀨川其色純黑其廣里許奔流如箭舟人尤懼自北而南一如紀遊之言然則此黑瀨川即彼黑水溝也

枕草

左襄十七年食鬻居倚序寢宮枕草杜注此礼与士喪礼畧同其異唯枕草耳秋文王儉云夏

枕由冬枕草余按礼記明堂位蕡稊注蕡流為山聲之後也礼運注曰然則草稊當作蕡字之訛蕡流為山聲之謬也

釜神

龍城札記云凡江湖大川之處皆鑄鐵器以鎮之以蛟生於水而性畏鐵故或投之水中或置之岬側所以豫防其害也順天劉李河倚橋有長鐵高二倍人相傳以為梁王彥章所用之



鐵槍非也余至岳州見洞庭湖側有鍊械長沙  
學使署大門內有大鐵鍋江寧城側有鍊鑄形  
似所以止舟者而絕高大十數人舉之不能勝  
即城中前明鐵廠今改為書院門外亦有此物  
此皆余所見者他處諒亦尚多棠梁書康灼傳  
築浮山堰將合淮水漂疾輒復決潰患之或謂  
江淮多有蛟鼉乘風雨決壞屢歲其性惡鐵因  
是引東西二冶鐵釜大則釜高小則鑿鋤數千

萬斤沈於堰所然別槍械鍋鑄等器其意亦猶  
是也余云南總百首海濱有釜神見之一鍊釜  
蓋耳土俗相傳古者有湯鑊之刑是即其蓋也  
意是亦禦蛟鼉若矣土俗不經之言固不足信  
也

### 浮子

釣具有浮木唐土謂之浮子又單謂之浮宋莊  
綽雜助編云釣絲之半繫以荻梗謂之浮子視



其没别知鱼之中钩稽退之钓鱼诗云羽沈知  
鱼驶则唐世盖浮以羽也又邵雍溪樵问答溪  
者曰六物者竿也纶也浮也沈也钩也饵也可  
见草谓之浮也



坤齋日抄卷上訖



